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二三八回 忠義俠誤走甄家嶺 尹春娘鏢打甄飛龍

話說忠義俠馬玉龍由公館起身，出了慶陽府東門，一直撲奔東北。他心急似箭，恨不能展眼即到。只因道路不熟，樹木森森，非山即嶺，行至紅日西斜，已是口乾舌燥，就想尋個鎮店歇息。正往前走，遠遠看見有一村莊，及至身臨近處一瞧，稀稀朗朗也有七八十戶人家。馬玉龍進了西村口，一直往東走，見路北有一處瓦房，蓋得甚是齊整，門口有八字影壁，大小門一概都是磨磚對縫，雕刻著花草，象是富貴人家。馬玉龍走到門首，就見由裡面出來一個小童，不過十四五歲，身穿藍布褂褲，白襪青鞋，倒也長得俊秀，迎著馬玉龍深深一揖。馬玉龍說：「學生才下學？」小孩說：「你老人家可是副將馬大人，由慶陽府來的？」馬玉龍說：「不錯，你怎麼知道？」小孩說：「我家主人叫我來請你老人家，請跟我走吧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你家主人是誰？在哪裡住？」小孩用手一指說：「就在這門裡，你一見就知道。」玉龍一想，說道：「我也沒來過，這裡怎麼有認識我的，絕沒有熟人。」小童頭前帶路，馬玉龍後面跟著，進了大門一瞧，是四合扇朝南房，倒廳三間，連門洞開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北上房三間，旁邊是一間穿堂，屏風後還有一層院子。馬玉龍看了一看，

倒也齊整，就問小童說：「你家主人在哪裡？」見那小童來到北上房，把簾子一掀說：「在這裡。」馬玉龍往屋中一看，嚇得倒退兩步，原來屋子中坐著一位二十多歲的婦人。馬玉龍一看，真是進退兩難，自己與她並不認識，不由得就愣住了。小孩說：「這是副將馬大人。」那婦人說：「喲，貴人來到，有失遠迎，大人請裡邊坐吧。」馬玉龍也不好不進去，到了屋中，一看這婦人有二十多歲，長得眉清目秀，唇綻櫻桃，香腮帶笑，頭梳碧龍髻，淡搽脂粉，身穿一件淡青絹綢汗衫，品藍色的中衣，足下窄窄金蓮，大紅緞子花鞋。一見馬玉龍進來，那婦人帶笑開言：「大人請坐，大人可就是那位忠義俠馬大人？」馬玉龍說：「是，尊駕怎麼知道？」那婦人說：「我還知道大人是由慶陽府而來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不錯。」婦人道：「大人可是上連環寨去找印？」馬玉龍說：「正是，尊駕可知道這印是誰盜去的？」

現放在何處？」那婦人說：「我知道，大人少坐，我指大人一條明路。」說著話，那小孩已倒過茶來。

馬玉龍心想：「正愁道路不熟，她如指我一條明路，豈不甚好。」這才問那婦人貴姓？婦人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丈夫姓甄，名叫飛龍，有個外號叫混海鼉。他在連環寨管帶五百隻船，凡連環寨出入的人，他必先知道。昨天少寨主要船出去上慶陽府，天亮才回來，說把知府印信盜來了。」馬玉龍說：「他既管五百隻船，也算個大頭目了。」那婦人說：「別提了，他一天就知道喝酒，什麼都不管。我娘家姓尹，自己名叫春娘；家中還有我父親，叫巡海鬼尹路通；有一個叔伯伯哥已出了家，名叫飛雲。我有兩個兄弟，一個死了，叫彩花蜂尹亮，現在還有一個，叫一枝花尹慶。丈夫他自娶了我，天天醉了醒，醒了又醉，並不把奴家放在心上。奴家今日得遇尊顏，真乃三生有幸，稱了我平生之願。大人由慶陽府而來，是坐轎還是騎馬來？」

馬玉龍說：「我並未坐轎騎馬，是步行來的。」尹春娘說：「大人步行來到，可真乏了。二喜，燙點酒，預備幾樣果子，讓大人吃點。」小孩答應出去。馬玉龍說：「我不會吃酒，因有公幹在身，不能久停，尊駕既知道連環寨盜印之事，可否指我一條明路。」尹春娘說：「今天晚了，大人不便走了。我看大人倒是風流人物，必然憐香惜玉，奴家可以奉陪滿飲三杯。」馬玉龍一聽她說的不象話，站起來就要告辭。只見二喜在裡間屋早擺上幾樣果子，尹春娘說：「大人不必生氣，預備兩杯水酒喝了，再走不遲。」馬玉龍一想，人家誠心誠意，自己也不可再推，說：「那我就叨擾一杯吧！」

進到裡間屋中，見小炕桌上擺著酒菜，那尹春娘親手給馬玉龍斟了一杯，撲哧一笑，說：「我就知道你是會喝酒的，我方才在門首看見大人，叫小童二喜把大人請了進來，只因丈夫不疼愛奴家，故此我一時心動！」說著話，二目傳情，那個意思，是想撲在馬玉龍懷中一坐才好呢！馬玉龍說：「不可，我豈能因男女片刻之歡，誤了一世之名節。」正說著話，就聽外面說：「好呀！嫂子你怎麼招這樣個野男子在屋內，我哥不在家，你真要反了。」馬玉龍一聽，臊得面皮皆赤，心想：「總是我自己粗魯，才致如此。」只見進來一位十八九歲的女子，長得真夠十成人才，向馬玉龍上下一打量，撲哧一笑。

書中交代：這村莊叫甄家嶺，甄飛龍自己娶妻尹氏，他還有一個妹妹，名叫甄麗卿，學得一身好武藝，今年十九歲，尚未有婆家。今天在後院做針黹，因心中煩悶，想到前面找嫂子談話，剛一出來，就聽她嫂子向男子說那有情之話，不由得怒從心起。及至一進來，見馬玉龍二十多歲，生得五官俊秀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鼻如梁柱，唇似赤霞，品貌出眾，一肚子怒氣又都沒有了，連說：「嫂子有這個事，別一個人樂。」說著

話，也就上了炕，叫二喜拿杯筷過來，先把馬玉龍喝剩的半杯酒，拿起來就喝了。尹春娘說：「妹子不要胡說，他跟你哥哥有交情，來了我不能不應酬。」甄麗卿說：「嫂子不要瞞我，你說的話，我都聽見了。」馬玉龍心想：「我乃堂堂正正的英雄，又是全真身體，倘若人家爺們回來，豈不把我的英名壞盡，莫如走為上策。」

馬玉龍心中正在盤算，想著要走，就聽外面喊門。尹春娘一聽甄飛龍回來了，大吃一驚，想道：「要被撞見，總得出人命，莫如我給他個先下手為強。」想罷，就摘下鏢袋、單刀，逕奔外面開門。此時甄飛龍已喝得大醉，被連環寨的嘍兵送了回來，正在房口亂嚷。尹春娘說：「嚷甚麼？報喪。」慢慢把門打開說：「進來吧。」甄飛龍剛往裡走，春娘抖手一鏢，正打在他的哽嚥咽喉，當時栽倒身死。甄麗卿見嫂子手拿鏢囊出來，她就明白了，想道：「她把我哥打死，好去跟姓馬的，我豈不苦了？莫如我將她打死，我跟了那姓馬的，我也有了人家，倒是一件樂事。」想罷，自己也帶上單刀、鏢袋，抽出一隻鏢來，在門前一站。少時，尹春娘洋洋得意進來，想來告訴姓馬的，我已把丈夫打死，你非得依從我不可。正往前走，冷不防甄麗卿抖手一鏢，正打在哽嚥咽喉，翻身栽倒。甄麗卿趕過去，一刀把尹春娘結果了性命。自己回歸屋中一瞧，大吃一驚！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